

视觉艺术语言在电影叙事中的表达研究

■文/吴春华 袁 硕 张俊华 曲 娟

电影的核心本质是通过视听语言来建构叙事时空并传递意义。视觉传达设计在电影叙事中通过色彩、构图、光影、道具和服装符号及动态图形等非对白元素,构建世界观、外化人物心理并推动情节逻辑,实现图像叙事的核心功能。本文基于光影的戏剧性功能、色彩的叙事视角转换、构图的空间叙事张力、镜头运动的叙事时态控制四个方面,论证视觉元素介入电影叙事过程、制造因果联系、完成叙事闭合的内在逻辑,旨在剥离视觉元素的纯粹审美属性,揭示其作为电影叙事内在动力的核心功能,为当下电影创作中视觉语言的合理运用提供理论参考与思路启发。电影叙事表达也能为当代短视频创作提供结构精炼、视觉表意、节奏精准化和情感高密度的核心方法论,使短内容在秒级时间内完成起承转合与情绪共振。

光影造型：奠定叙事基调与心理外化

光影在电影叙事中的首要作用,在于强化影片戏剧冲突的可视性与揭示人物行为的心理动因,并不局限于渲染氛围的单一作用,还承担叙事矛盾的外化和情节转折的先兆。

电影叙事过程中,光影的突变往往是情节转折的信号。光影作为“视觉拐点”,通过亮度、色温或者阴影形态的骤变外化冲突升级、真相揭露或心理崩塌。例如美国经典电影《双重赔偿》中女主角菲丽丝第一次出现时,站在阳光明媚楼梯上的她,唯有面部处在阴影当中,强烈的明暗对比隐喻了她表里不一的特质。这时的光影不再只是环境光,还起到了引领剧情发展、奠定叙事基调的导向性作用。利用观众对光线变化的潜意识敏感制造悬念或冲击。

此外,光影对人物内心情绪心理的外化作用,在角色陷入重大决策或情绪剧烈波动的时刻表现得尤为显著,是电影叙事中省略冗余台词、推进叙事进程的关键手段。在美国电影《教父》第一部,迈克枪杀毒枭索拉斯索和被其收买的警长之前,餐厅顶光把他的半边脸压进阴影处,忽明忽暗的光线恰好对应了他内心的犹豫,这一枪将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光影直接把人物内心的挣扎摆到观众眼前,无需多余台词便完成了叙事层面的心理铺垫。从伏笔预埋到心理外化,光影既是空间还原的物理手段,又是推动故事发展的隐性推手。电影创作者通过改变光影的明亮程度、投射方向及质感层次来实现自己的叙事目的,即将情绪状态与心理活动转化成可被感知到的视觉表现,从而成为连接电影叙事与观众共情的核心纽带。

色彩修辞：编码情感符号与主题隐喻

光影侧重直观铺展戏剧冲突、展现角色心理,色彩则与之不同,在电影叙事中起着情感符号编码、主题隐喻的重要作用。色彩心理学直接作用于观众感知,不同的颜色具有被大众所公认的某种情感归属感。通常来说,红色一般代表激情、危险和欲望,蓝色代表忧郁、疏离和平静,黄色一般与温暖、希望相联系在一起。这些约定俗成的情感符号,不需要多余的解释,就可以使观众快速进入叙事情境中,感受人物情绪的变化。就中国香港电影《花样年华》来说,女主角苏丽珍一次次穿着不同纹样的旗袍出场,红调旗袍对应她内心被压抑的躁动,暗调蓝绿旗袍则映着她身处这段暧昧关系里的疏离,但这一色调的变更绝非单是外在服装的改变,也是苏丽珍深陷情感纠葛之中复杂内心世界的直观呈现方式。

除了个人情绪符号编码以外,色彩还具有主题隐喻的重要作用,通过贯穿全片的色彩偏向锚定作品的核心表达。在美国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全片近乎黑白的影像滤去了多余的情绪干扰,突出了战争的冰冷与绝望,唯有出场的小女孩身穿一抹红色,使叙事重心由群体悲剧转移到了个体命运之上,这抹红色直接触发了后续拯救行动的后果链条。从情感符号的编码到主题隐喻的产生,色彩修辞可以让观众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不知不觉感知到电影的深层主题,不需要刻意说教,就可以让核心表达留在观众的视觉记忆里。

画面构图：建构空间秩序与权力关系

电影画面的构图,不是对于场景元素的简单美学排列,而是在画框之内通过画面的空间分割和人物的位置,来表现抽象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从而达到推进叙事及暗示人物处境的目的。

在表现多个人物之间互动场景时,通过画面构图确立人物在画框中的位置,直观地呈现权力关系,是电影叙事里隐性表述人物

关系的途径,有助于推动叙事冲突。在对于国产电影《霸王别姬》的视觉分析中,程蝶衣与段小楼的关系演变,通过画面构图得以精确量化:早期二人对等的中心构图,暗示了师兄弟间的平等与默契;后期段小楼居于画面中央,程蝶衣被挤至边缘或被门框切割,这种构图上的“失势”,展现了程蝶衣在时代洪流和个人情感中的边缘化,从而产生了人物抗争和妥协的叙事动力。

画面构图有助于空间秩序与权力关系的叙事表达。又例如在韩国制作的影片《寄生虫》的空间叙事研究中,编剧、导演奉俊昊用垂直构图构建了一个阶级叙事的动力模型。富人家庭居高临下的俯视视角与穷人家庭仰视的卑微视角,不仅在视觉上形成了压迫感,而且直接把贫富阶层之间无法跨越的权力沟壑展示给观众。不需要台词交代,就可以使受众感受到阶级对立的叙事核心,为后面冲突的爆发埋下了视觉伏笔。这种构图的反差,本质上是两个家庭社会地位的视觉转移,即空间的开阔度对应着权力的自由度,而画面的拥挤感则隐喻着底层生存的逼仄与压力。从空间秩序的形成到权力关系的编码,画面构图一直用隐形的视觉逻辑参与到电影叙事建构当中,将人物之间权力差别、立场分歧植入观众认知之中,强化叙事张力,为剧情增添隐晦的暗示色彩。

镜头运动：调控叙事节奏与视角转换

镜头运动是塑造电影叙事节奏最直接的表征之一,通过模拟人眼的观察方式,调整观众对叙事时长的主观感受。推镜头、摇镜头常用来引导观众视线。以推镜头为例,通过逐步放大画面中的核心人物或关键细节,将影片叙事的重心牢牢锁定在需要强调的内容上,在镜头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叙事的强度也不断增大。如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有一处经典桥段,男主角痛失战友后,独自躲在角落默默伤心。随着镜头的缓缓推进,男主人公紧握的拳头、颤动的下颚渐渐占据画面,他隐忍的腮红和泛红的眼眶被清晰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无需更多的台词,观众就立刻体会到了他心中隐藏着的委屈与悔意。这种推镜头不仅压缩了空间距离,影片叙事节奏也由舒缓转向紧张,使观众的注意点只在人物情绪上,完成了一次叙事重心的自然定位。

相反,摇镜头、移镜头一般用以表现叙述空间的广阔和时序的变化。以韩国电影《出租车司机》的摇镜头为例,出租车司机特拉维斯第一次在出租车里等客时,横向慢摇镜头顺着纽约夜晚的街道缓缓扫过,霓虹闪烁的酒吧、游荡的路人和吞吐的烟气接连进入画面又快速移出,这种画面的推移不仅让影片叙事节奏随着镜头的运动保持着一种松散而压抑的状态,还把主角内心孤独躁动的情绪不自觉地带给了观众。因此可以看出,镜头运动属于视觉艺术语言的重要构成部分,既是电影叙事节奏的调节器,又是视点转移的引导者,在推与收、摇与展之间,达成电影时空的重新塑造和情感力量的有效传达,完全证明了视觉语言在电影叙事中以形取神的表达效能。

电影叙事表达与短视频创作：关键差异与“避坑”指南

电影叙事启发不等于照搬变成“短视频化”逻辑。优秀短视频是有骨架的微型电影。电影擅长营造沉浸世界与人物弧光,而短视频侧重瞬间刺激与算法友好。创作时,应该提取电影叙事的效率与情感浓度,避免盲目追求画面无逻辑快切或过度符号化。短视频创作需要警惕盲目照搬电影叙事,导致“碎片化失真”。电影叙事优势在于沉浸感与逻辑完整性。短视频创作可以取其“节奏”与“技法”,不可牺牲故事逻辑换取单纯刺激,变成非逻辑的视觉片段堆砌。创作者应该利用电影级镜头语言提升画面质感,同时保留短视频特有的“网感”与互动属性。

结语

本文从光影、色彩、构图、镜头运动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明晰视觉艺术语言为电影叙事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并不是单纯的形式装饰。在未来电影创作中,视觉艺术语言仍会伴随技术迭代不断拓展表达边界;深挖其叙事价值,能为国产电影的内容创作与艺术表达提供更多可借鉴的思路,并为当代短视频创作提供核心方法论。

（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

本文基金项目：2024 年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一般项目）《工艺美术理论构建下庄子工艺美术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编号 24CWFYJ18）。

电影空间色彩系统的情感投射与文化隐喻研究

■文/吴昊泽

持高度的注意力与情绪唤醒状态。

不同叙事空间的色彩情感投射表达

物理生活空间:日常情绪的真实投射。电影叙事中的物理生活空间因最贴近日常现实经验,色彩设计往往遵循贴合日常感知的视觉逻辑,在相对克制的色调范围内完成对日常情绪的细腻投射。《饮食男女》中朱家宅院的室内色彩处理便是这一逻辑的鲜活印证,由深棕木质家具、米白墙面与温润自然光效共同铺就的台北传统家庭日常视觉基底之上,厨房空间内带着油润光泽的金属厨具与木质案板所透出的暖调裹挟着烟火气息,晕染出富有生活质感的色彩层次。整部影片并未借助夸张的色彩对比刻意制造戏剧冲突,而是借由晨昏光线自然更迭催生的色调微妙偏移,再辅以不同人物出场时服装色系与空间背景形成的细微呼应,在看似平淡的生活场景中,以色彩的隐性引导使观众感知到家庭关系暗藏的张力与温度。

剧情特殊空间:戏剧情绪的集中投射。剧情特殊空间指涉电影叙事中承载关键冲突、转折或高潮段落的场景类型。其色彩设计往往脱离日常化的视觉逻辑,通过更为主动的色调操控实现戏剧情绪的集中释放与强化。如医院、法庭、监狱、废弃建筑等具有特定功能属性的空间,本身便携带强烈的符号意味,色彩在这类场景中的运用能够进一步放大空间的情绪属性,使戏剧张力得到可视化的呈现。《我不是药神》中诊疗空间的色彩处理颇具代表性,大面积冷白墙面搭配淡蓝医疗设施,构筑出洁净无菌的空间色彩基调,在视觉层面强化了疾病带来的疏离与绝望,走廊尽头的冷光与病房内偏暗的色调反差,则进一步将生死边缘的压抑氛围推向极致。而且该影片通过白血病人苍白色与冷调空间的视觉融合、药品包装的明黄色在灰调环境中的突兀呈现,将个体求生的焦灼与制度性困境的沉重转化为可感知的色彩冲突,使医院空间承载的戏剧张力获得具象化的视觉落点。

电影空间色彩系统的文化隐喻内涵

地域风貌与人文特质的承载。电影空间的色彩系统作为影像视觉叙事的隐性支撑要素,始终植根于特定的地理与文化土壤;由不同地域的自然地貌、建筑传统与生活方式塑造出的具备辨识度的空间色彩特征,经影像层面的复现与强化

乡土文学影视表达中的美育意蕴与文化遗产

■文/王 茜

煽情的戏剧化方式加以渲染,而是以乡土生活的常态内容自然融入叙事肌理,在具象可感的生活细节中完成对受众的道德感召与伦理浸润,展现出日常化乡土叙事所具备的柔性美育力量。

民俗艺术美育:民间文化的审美形态与情感共鸣。乡土生活中孕育的民俗艺术承载着特定地域群体的集体审美经验与深层情感记忆。乡土文学影视作品将民俗艺术嵌入完整的叙事进程与真实的生活场景,在还原民间文化原生审美形态的同时唤起受众深层的文化情感共鸣。改编自陈忠实同名乡土文学长篇作品的《白鹿原》,将关中地区品类丰富的民俗艺术形态深度融入叙事脉络的推进过程,贯穿全剧的秦腔选段、皮影演出,以及宗族祭祀、婚丧礼制、岁时社火等民俗场景始终依附于具体的人物行动与情节发展而存在,宗族议事间隙的戏台演出、红白喜事中的程式化礼节都与人物的身份立场、情感波动形成内在的叙事呼应,让附着于民俗之上的宗族观念、乡土情感获得具象的承载渠道,在精准还原地域文化质感的过程中触发受众对本土民间文化的深层共情。

乡土文学影视表达中的文化传承

物质乡土文化被影像化留存。乡土文学影视作品可借助影像叙事实现乡土物质文化的系统性视觉转译,完成对传统村落空间、建筑形制、生产生活器物的立体化留存,为乡土物质文化的代际传递提供可被反复审视与研究的影像档案。如《平凡的世界》以镜头定格陕北黄土高原的窑洞式窑洞与轱辘、石磨等传统农耕器物,完整留存黄土村落的街巷格局与生产生活方式;《白鹿原》细致还原关中平原的合院民居与宗族祠堂建筑,在连片麦浪的铺展中记录乡土聚落的营造智慧与器物纹理;《红高粱》复刻胶东乡村的烧酒作坊与抬轿、独轮车等民生器具,于漫野高粱的纵深空间里留存北方乡野的物质生活肌理;《边城》以舒缓镜头留存湘西茶峒的吊脚楼群落与渡口渡船,在山水环绕间定格南方乡土村落的原生风貌。这些影视作品将各类物质载体放置于真实的生活叙事语境中,通过传统农具的操作使用、生活器物的摆放收纳、民居空间的功能划分,让物质载体所承载的营造智慧与生活美学被更广泛的受众所感知与理解,实现物质乡土文化的大众化传播与留存。

非物质乡土文化得到活态化转译。乡土社会中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往往依附于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在现代传播语境中容易陷入

承载着丰富的地域文化隐喻。以江南水乡为叙事背景影片中,由青灰瓦、白墙面与氤氲水雾共同构成的淡墨色调,在还原地域景观原生视觉风貌的同时传递着温婉细腻且内敛自持的江南文化气质。而取材自西北黄土高原的影像作品里大面积铺陈的土黄、赭石与深褐色调,则以沉郁厚重的视觉质感对应着浑浑苍苍的北方地域精神内核。对此类植根于地域文脉的色彩符号的灵活运用,令电影空间得以跳脱单纯的场景承载功能,成为地域文化身份的视觉化载体,于影像叙事的自然推进中完成文化特质的含蓄表达与传递。

传统符号与民族精神的传递。电影空间对民族传统色彩符号的吸纳与转化,能够使视觉场景成为民族文化精神的传递媒介。例如红色在节庆空间、礼仪场景中的大面积运用,除了烘托热烈喜庆的场景氛围,更深层映射着中华民族祈求吉祥兴旺、驱邪纳福的集体文化心理。此外,不同民族服饰色彩在影片中生活空间的分布,也可编织出民族文化的视觉图谱,如苗族服饰的靛蓝与银饰光泽、蒙古族服饰的藏蓝与枣红、维吾尔族服饰的艳丽多彩等,均能够完成文化记忆的唤醒与民族精神的影像化传递。

社会思潮与时代风貌的折射。电影空间的色彩表达始终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保持着紧密关联。不同时代的审美风尚、技术条件与社会思潮都会在空间色彩体系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视觉文化隐喻。例如,民国题材影片中常见的低饱和暖棕色调与昏黄光影,对应着那个时代的摄影技术特质与社会文化氛围,其在空间场景中的复现能够迅速建立起时代的视觉辨识度。而改革开放初期题材作品中鲜艳的色块搭配与高饱和度的服装色彩,则折射出社会转型期蓬勃、躁动、充满活力的时代精神。当代都市题材电影中大量出现的冷灰调玻璃幕墙、霓虹色夜景与电子屏幕蓝光,构成了信息时代特有的空间色彩图谱,暗含着科技理性、消费文化与都市异化等多重时代议题。

综上所述,电影空间色彩系统作为融合视觉美学与文化表意的复合体系,在情感投射层面构建起了观众与影像之间非语言的情绪通道,在文化隐喻维度承载着地域、民族与时代的多重编码内涵,其艺术价值与文化功能贯穿于电影创作的全过程。未来的电影创作有望在色彩表意的深度与精度上实现新的突破,丰富影像艺术视觉表达,实现创作形态多元拓展。

（作者系韩国清州大学博士研究生）

传承链条断裂、传播范围受限的困境之中,而乡土文学影视充分释放视听媒介的综合表达优势,实现了乡土文化的活态化转译。改编自古华小说的同名电影《芙蓉镇》,将湘南乡土社会孕育于日常生计的手工艺技、岁时民俗与市井担当习俗深度嵌入叙事脉络,在街巷摊铺的日常经营场景中逐层铺展米豆腐生产操作细节,于烟火气十足的市井叙事中还原地方饮食技艺的原生形态。赶圩日的市集秩序、乡邻交往的礼数分寸与婚丧仪式承载的地方传统也始终附着于具体生活事件自然呈现,让原本仅存于地域生活语境、依赖口传心授的民俗传统与民间技艺脱离固化的陈列形态,在人物命运的起伏推进中获得可被共情的活态载体,既完整保留乡土文化的原生质感,也借助影像的跨地域传播效力突破了乡土非遗的传承边界。

精神乡土文化得到当代性赓续。乡土文化的深层内核体现为贯穿于乡土生活的精神特质与价值追求,这种精神内核不会随着乡土社会的结构转型与生产方式更迭而失去当代价值。乡土文学影视作品通过对乡土精神的当代性阐释,让传统乡土精神在当下社会语境中释放新的感召力。潜藏于乡土文化深处的对土地的深沉眷恋、对奋斗的笃定坚持、对集体的责任担当等精神特质,经由当代乡土叙事的重新阐释能够与当下社会所倡导的奋斗理念、共同体意识形成价值同频,让受众在感知乡土精神厚重底蕴的同时,获得精神层面的滋养与引领。此外,“乡愁”情感在影视叙事的渲染下转化为更具普遍性的文化乡愁,成为连接不同世代、不同地域受众的情感纽带,如《平凡的世界》以陕北黄土高原错落的村落空间与青年群体的人生抉择为叙事载体,让拥有离乡经历的受众在人物的漂泊辗转与故土坚守中映照自身的成长记忆与故土情愫。

结语

在本土审美建构与文化遗产的时代语境中,乡土文学的影视化转译承担着审美教育与文化赓续的双重核心价值,既以自然、伦理、民俗等多层次的审美建构为大众提供兼具思想深度与情感温度的美育路径,也以影像媒介的传播优势推动乡土文化的系统性赓续与创新性发展。期待未来出现更多植根文学原典、呼应时代审美需求的乡土文学影视改编作品,为民族精神家园的构筑与大众审美品格的涵养注入源自乡土大地的厚重滋养。

（作者系营口理工学院基础教研部讲师）